



第二卷

關中會

華州會

甘棠會

新安會

雒中會

臨汝會

中岳會

上黨會

西河會

晉寧會

會語

吉陽李日宣

關中會

關中勝會余從馮先生命率有記然所得聞于
 先生玄言微旨與諸君子之細證妙解心可
 得而摹口不可得而言也而史方伯沈憲長
 陳督學賈大叅與鄒西安時復相過溫序則
 余之一二相商處稍可節次西安遂以為當
 筆而記也蓋各有所識而余所記者此

時諸生中有論及心學者愚荅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寡而至于無則靜虛動直此真正心學要領

一孝廉曰夫子性與天道如何不可得聞愚荅曰不可得聞卽是可聞中妙處

一生問孝弟爲人之本愚因請教馮先生曰日在蒲學中有請舉孝行者宣偶有所發明先生曰政好與諸生言之愚曰以愚見盡世間無孝子盡世間無不孝子萬世而下獨有一

舜彼所遇一父一母一弟皆盡人倫之變而舜一視爲常至底豫無間此殆天造地設一箇人以立萬世人子之極此外卽極遭逢之苦人必不至此卽極能敦行孝道人亦未必至此蓋殺身不過捐父母之遺而傷體恐反貽父母之憂彼問安視饕履霜卧冰非不各備極孝思究何裨父母萬一乎故世間無孝子子自離胎來一體而分天性所鍾世無兩種生非空桑病非喪心何至有遺其所自生

者乎其不然者則或因性氣之不馴難與克
諧或緣時勢之不赴遺其本衷如此而遂誅
其心曰此忘本之逆也吾所不忍故世間無
不孝子先生甚以爲然

有論不踰矩者愚曰矩是心體從心所欲自不
得踰蓋不踰卽矩非有一矩而到此始不踰
也權者秤物輕重以取中中秤星也所謂經
也經卽矩也權以合經政所欲不踰矩孔子
由而立後歷四十年始不踰矩如何可與立

遂可與權

馮先生發明浸潤膚受一章最曲盡謂浸潤由
我多疑膚受由我多怒多疑多怒率由多忌
蓋謂譖訴全是譖訴君子若平日于君子無
忌心一聞譖訴便自不信便思保全此真仁
人之言愚謂此都由見性不明若性地一明
一切忌刻心與疑心怒心都着不得空空洞
洞浩浩蕩蕩那容纖毫芥蒂先生首肯之
愚請教先生曰近在簿書中每閱招詳推求比

擬覺一字不容放過卽事外亦且設疑因思
我輩檢身何獨不然若猶未也恐自家踈漏
處視他人更多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真我
輩居官藏身之恕先生曰誠然

時有譚及父母愛子無所不至者愚因念自渡
河來日親簿書至寢食失期然當饒而食一
念及子時爲作哽當倦而寢一念及子便不
成寐父母之恩如何可報故曰若使愛親如
愛子世間人子盡曾參

因馮先生論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愚曰
禮者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只緣塵
垢蒙蔽不自認取把一箇如許大身子都放
倒了克勝也如大將登壇要把自家真精神
提將起來猛力承當譬之一鏡高懸天地萬
物自在其中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語非
顏子功深力到夫子亦不易言然又恐其看
得大難只從天下歸仁去做故緊接爲人由
己而由人乎哉若曰從天下去做便覺難只

從已身上去做自覺易但能克已復禮自然
天下歸仁須知此由人人字政對天下字看
至下節視聽言動則純是描寫一箇歸復的
光景所謂禮一復自所見無非禮者如視盡
禮人莫不作肅聽盡禮人莫不作恭言盡禮
人莫不起信動盡禮人莫不起敬卽復卽歸
光景原自如此故顏子始而曰請問其目繼
卽曰請事斯語皆要見此段光景也若謂顏
子問功夫條件則顏子不若是之鈍夫子之
教顏子亦不若是之嘖不將前後作兩截應
答乎且于天下歸仁全無關涉大費湊泊先
生深許之

再請先生曰初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何以
顏子深潛純粹僅僅三月最後取七日來復
反覆玩味始知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到先
生曰此處政可合看

或曰我欲仁斯仁至何以有日月至愚曰至不
至政爭在一欲耳然則欲何非理須知天人

理欲總只分先後天

或問鄒馮二先生于此道何其切所至便與人
譚學愚曰鄒先生見人有一分善則虛心受
之不啻自其口出馮先生汲引來學孜孜
壹惟恐失之前輩留心世道大率類此

馮先生說致中和一節卽至誠盡性一節此最
有見或謂致中和先位後育至誠盡性何以
先人物後天地愚曰中和原是性體天地萬
物原具足吾性中但極其所至卽是能盡一

盡則更無不盡天地萬物絕無次第須知能
盡其性下一則字竟貫到底

或問孔子假我數年五十學易以無大過亦卽
是欲馮先生曰聖人所欲不遠人情但世人
欲年爲受用世味聖人欲年爲幹好事愚曰
世人有欲常求日益聖人有欲偏求日減

馮先生謂世譏議講學人動言好名名何負于
人愚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自是實話夫實
之必有名也如日之有光如火之有焰名言

名理何嘗不有所本學者但須顧而思其義
循而責其實耳不肖異時記與鄒南師譚及
此不肖偶解之曰好名之人虛往實歸吾師
爲之擊節

諸生有論及動靜之說者愚曰悟得靜中之動
動亦非動悟得動中之靜靜乃真靜

或問一念之靜定雲止水一念之動爲飛魚躍
馮先生轉喚云靜是鳶飛魚躍動是定雲止
水反覆體認真自可玩愚曰只是常存箇未

發氣象

因馮先生諄諄謂如今相對人只是勸他莫錯
過愚曰我輩勸人學只如醫者持藥揀人但
一息未斷亦自不忍住手

因馮先生謂自家有病自家醫愚曰記得陸象
山先生謂千古聖賢只去人病此語真有味
一孝廉問顏子不二過是真能改過者愚曰此
不二過不字作無字看彼未嘗復行那得有
二過

附馮少墟先生柬

頃辱繡斧破格入省惠教關中書院不止爲自有書院以來所未有寔

國朝二百六十年以來所未有又橫渠先生擁此以來所未有也如此盛會真不可無紀猥辱鴻製描寫情景宛然在目真是文中有畫第過譽處愧不足當之耳至會紀二十條言言理窟字字真詮當與西銘定性書並傳不朽三復歛衽

華州會

史義伯先生講學渭南一時關門甚振余過其邑則史公方病目謝客余晤言其室移日未忍去史公曰此中諸士拳拳以續關中爲請柰何時余行迫不能應也比華州事竣則史公且翩然携其徒與孝廉明經數十人適至矣過而曰吾老去無官情年來只知此學與我相終始海內心知有幾我輩千里相期今柰何把臂失之詰日馬大叅偕州刺史果率

諸生來請也冷然一堂坐對盡日反覆辨剥
得未曾有而格格在喉留不能一吐耳夜歸
筆記數條識此佳會

史義伯曰溫故知新之義何如愚荅曰故者故
吾也吾心盜焉如春生意時時欲流樹到春
來節節生花在吾自知

史義伯曰強恕而行還是何如愚荅曰人只是
從自家起念便覺自然一到推以及人便覺
涉強得到化強為自便是堯舜氣象試看欲

立而立欲達而達而字卽是強行意思

諸生有問入手功夫者愚因謂義伯曰萬物一
體自是吾心原具但到下手處不妨着些子
力故孔譬孟強聖賢亦自真實話

張孝廉問時措之宜是何說愚荅曰只看得自
家心上宜便無往不宜不必在措處看所謂
靜亦定動亦定也馬大叅于此別具見解語
殊有味

又一生問如何方是宜愚曰今一堂坐着百千

人吾真實一言自覺安詳人亦莫不安詳吾
真實一揖自覺妥當人亦莫不妥當百千人
中有一人不見為安詳妥當便不是宜畢竟
此中差步分數故總頭腦處只在誠

一生又問此宜字可是義者宜也之宜否愚曰
理一分殊不待安排自然恰當自然適中便
是宜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程
子謂有一毫有為而為便非是禮知此便可
論宜

史義伯謂近來看得孳孳為善善字與他處善
字微異愚答曰觸處雖有不同究竟還是一
箇善善與利之間相去不遠遠則便非平且
之氣便非與人相近幾希只爭一箇孳孳為
則意思各向一處走越走越覺遠了故舜蹠
遂分

一生起而言曰還請先生一發明愚曰人到雞
鳴而起未與物接空空洞洞此中純是一箇
大虛氣象此處便看雲從何處起即為字亦

河東會語 卷之二
從發後見得

又一生曰此處還作何下手愚曰程子謂只主于敬便是爲善卽此便是慎獨工夫下手在此會心亦在此

一孝廉問如何是深造以道愚荅曰只看下句自見如公問我便是以道公還自理會便是自得再莫問我

看來深造以道一節卽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細細會通學問只是一箇能自得聖人教人每循循有次第惟是孟子性較敏故大學節節說而後孟子便說箇則字義伯深以爲然

一學博問士品有三如何亦言富貴愚荅曰富與貴人之所欲難道便是不好的物只是非道不處不義無與于我而已且所欲在此則愛惜自真如真愛富貴必須加意檢點百倍護持惟恐有一毫非道非義來點染他便不值半文錢如人愛着一塊白玉卽不令着一點青蠅卽此見人欲中天理欲何嘗非理

且如富貴從道德出更真德充而腹卽是富有
道尊而光卽是良貴充類之盡何往不是政
恐離却道德便不是富貴便是齷齪場

一青衿問紛紛說格物還宜何從愚荅曰卽看
本文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何莫非非物脩齊治
平與致誠正何莫非格物天下無之非物總
只是一箇物其爲物不二處卽是則

一青衿問勿欺也而犯是何說愚荅曰犯是
不好事若知其不好而故爲之便是欺此處

政可問心故孔子曰信而後諫漆雕開吾斯
之未能信致合大意

一孝廉問不怨天不尤人一章愚荅曰認得下
學卽是上達自然不怨不尤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退一步多少世情物態都從這裡銷
融此處淵淵浩浩那容人知故曰君子之不
可及其惟人所不見諸生理會及此便不疑
孔子說知我其天

史義伯論老安少懷一節愚荅曰此便是聖人

河東會語 卷之三
在上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三之字卽指老少朋友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彼無憾無伐所爭只多箇願字便覺猶從我起見若聖人則因物付物全不以我故註安之安我要活看

史義伯謂人心道心作何看愚荅曰總只是一箇道但于其微處若愁有一物焉以參之故曰危心卽道道卽心乃至愁以此參之所謂人心學者政須從此處嘿嘿體認故曰人能

弘道難說此弘道之人反不合道

有問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章愚曰此是子輿大開眼處至觀水有術則已得手至萬物皆備于我則純然泰格無言篤恭不顯光景須知巖巖氣象到底歸向慥慥田地

一老學博問夭壽不二何以立命余荅曰善哉問第難與公深言今人盡憑命立我至人乃以我立命以命立我百年總歸無定以我立命且暮自可常存脩者脩其無定以俟其常

河東會語 卷之二
存所謂脩其二以俟其一非俟死也識得無
定常存關頭便是真能立命不二不字作無
字讀指理言非指心言

甘棠會

余初過甘棠州守謂此中有司馬郎王惺所先
生日聚徒講道於冷寺中余聞而慕之而以
刻期入郇不能從也時司馬亦第以折柬介
其所論著見示讀之使人冷冷塵心銷盡聞
司馬自拂衣歸不見一客卽其門人有從官
中相通問者亦不荅余益竒之邇以甘棠事
竣始相期於古寺中爲竟日會鬚髮如銀面
如玉端坐默然至與余間有商量處輒反覆

不倦余甚快此行之不虛也記之作甘棠會
王公開口便說立志愚信口荅曰亦看所志若
何以愚意必如孔子志于學志于道方是真
志且如志道德則功名莫與易志功名則富
貴莫與易志富貴則生死莫與易如是而立
始為真能立若立志不真即為富貴亦不能
貫徹到底又何有于功名何有于道德王公
曰如公所云正是先立乎大則其小者自不
能奪

王公因余與諸生論克復一章為孔顏莫逆處
遂首肯問曰如如見大賓一章于此可互看
否愚荅曰聖賢學問處處須是相通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
不欲切施非克己復禮而何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非天下歸仁而何此非真實見透萬物
一體惡能至此

又問如何是如見大賓余曰只是箇主敬如我
與公對坐在此此中惕若便是見大賓少頃

河東會言 卷之二
別去出門此中猶若對公時猶是箇惕若便是如見大賓人每入門見客便作肅到出門撒手舒眉便放寬些每承祭則洋洋在上惟恐有一毫踰越到使民則我如天地神明惟所臨之惟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纔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纔是無終食之間違仁乾乾惕若那有間言時候

余坐間與諸生論文因謂諸生文字與道學自是一貫如看得學問真切則做出文卽爲真文做出人品亦爲真人品不然一齊俱假余每見文士家譚道德性命忠義氣節所至有名言妙理及考其居身則未必盡然總是看得學問不真切故一味從假中混去若是舉筆動念一一都放在自己身上體認一過則字字真實可傳人人可爲聖賢豪傑寧復他求而柰之何其不然也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正是吃緊提醒學者處

王公又問人苦不能自信如何余曰還苦不能自疑常被一信字欺過去假如能疑得一分便能信得一分若自謂信不過處便是真能信便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學至于守死方是篤信故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爲見大意

王公深譚顏氏之學只是深潛純粹愚謂惟其深潛純粹所以能見大無伐無施非從仰鑽竭才後不及此後孟子萬物皆備于我舉政是學顏子處

王公問申申夭夭何如愚曰此便是夫子信得過處便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使他人處此非歆然不自滿則侈焉無所忌那能有此

王公數起諸生中來問學者諸生未之應余曰我輩一生只是這一件事吃緊卽終日懂懂終日兀兀總只爲這一件事故親師取友之益大到處不宜錯過及到得時政不在言

新安會

愚行部至新安同年呂豫石兄一見便相謂曰
 聞公祖一路事竣日與諸生譚學無虛地今
 新安士裹糧而候此有日矣弟獨慮新安之
 事未竣也將掉臂去此其若諸生何愚曰兄
 安知弟之掉臂去此也果爾固是弟一未竣
 事耳豫兄曰恐縣官不敢率諸生進也愚曰
 兄不記明道先生有云有甚你管得我有甚
 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大平後我亦願為大平

民豫兄笑曰早知公應若此

一生進講一貫章豫兄欲愚發揮愚曰只消吾道一以貫之一言便了此外不惟夫子無復可說雖曾子亦無復可應故曰唯至門人不知而問曾子只得以忠恕示之然兩字外亦又無復可說故曰而已矣教弟如何發揮必欲言之則弟愚見謂吾道一而已并貫字亦屬贅若曾子所云忠恕亦只是提醒箇貫字爲門人語而于一則終無復可說也故門人亦遂理會竟不復問豫兄曰夫子一開口說吾道便知道只在吾此外皆贅余曰極是極是如此發揮始覺無遺蘊

一生問日知所亡何如愚曰此政心學知亡者求放心也無忘所能者能收放心也日省月試乾乾不息自到下學上達地步此子夏學問極得力處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一生問志于道一章豫兄曰且問是有次第否

愚曰政自有次第以弟愚見總是箇求仁學問蓋學不至依仁所志所據皆虛而無著執而不化之物精神但到得所依歸則形而上形而下根于心喻于四體無非是也故志道據德游藝皆依仁也功夫自有次第但到頭更無等待

一生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愚荅曰聖人言語步步切實不似今人懸空架閣彼十五志學難道不遂有箇不踰矩的意思然一路做去究竟走不過步步但一遞一遞光景到處便覺耳政如登高涉遠同此發脚同此到頭有曲有直有疾有遲卽相去甚懸絕而必經之處雖在飈車羽輪政自不免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

一生問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愚荅曰最是聖賢教人痛快直截處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等遠却何等邇何等難却何等易今奈何舍此他求乎政如丟却門前山不

河東會語 卷之二
看偏從天外說崑崙可歎可恨 此與中庸
行遠自邇章同看政是孟子學子思有得處
生又問何謂事何謂道愚曰道外無事事外無
道

呂仲子問克伐怨欲不行焉畢竟何如愚曰此
懲忿窒慾工夫却是走難路若不求箇大頭
腦到底當不得甚事此政少墟先生所謂少
不得筭不得余每念陽明先生池面浮萍旋
開旋蔽有源由已無源從物真是此中對症

藥方故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語煞有味

有問天命之謂性一章豫兄曰政要請教愚曰
弟亦嘗究心于此而未有得也大都這章原
是一箇性譜吾性原與天地萬物一體人但
從未發處一澄心靜觀豈惟位天地育萬物
爲人人具有亦且人與物具有但人之所以
異于物者人能致而物不能致耳然未發亦
不止是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卽今羣然一堂

之上辨剝喧囂而此中之渾然油然者自在
蓋未發中未嘗別有已發而已發卽在已發
中未嘗別有未發而未發卽在不覩不聞卽
在共覩共聞時見故功夫只在慎獨又一生
曰請問如何是中愚曰中非與四隅對亦非
與外對明道先生所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在人自會豫兄曰如兄所
教極透以弟見篇中俱是說脩道之謂教但
不知何以註禮樂刑政愚曰兄此論却甚透
但教字莫著象蓋脩對率言教因脩名卽朱
子亦謂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若禮樂
刑政之屬觀因字若字何嘗執殺兄只看何
以自明誠與自誠明初來殊途而究竟一轍
便可一切抹下

豫兄曰格物畢竟是何如愚曰陽明先生只怕
人膠膠擾擾于一切無有了期故提出良知
二字政使人雪花着氷一下便了天下無非
物也一致知物無不格也致知在格物格物

亦卽在致知楊慈湖先生謂吾心本無物忽
有物焉格去之夫旣已無物何緣得忽有而
去之且不將此物與本末之物不誠無物作
兩物乎天中豈有二物耶愚嘗謂儒者學問
要融通如克復兩已字大學兩物字俱須作
一箇字看

又有謂已字有真已者愚曰總之一已
也如日行大風中滿面塵氣難道此時面目
便不名我面目須知但有拂拭而無改換

豫兄曰性命微處老公祖還爲諸生一說愚曰
政藉兄剔撥弟前此只看頭續大多討如
許纏擾後味明道先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一時并了原無次第語始知學只是窮得理
性命自可了

豫兄曰諸生中常問心性兄試一言愚偶記得
象山先生爲一友人問心性才情先生曰此
言殊枝葉學者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如心
性才情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若理會

河東會語 卷之二
得自家真實處他日自明必欲說時則在天
為性在人為心亦只是隨吾友言其實不須
此此言極透因述之坐中豫兄曰諸生領教
矣

豫兄曰下手工夫還是何如愚曰自家痛癢自
家知再商量搔摩不得雖然吾輩為人言却
須指他一條路去兄意何如豫兄曰政是以
弟意只是一箇誠發揮極透愚曰此政弟意
假如我輩欲往某處須起得念頭真實從此
發脚不停日走一日自然可至若起念不真
實只整日向人問路隨人脚蹤三回兩轉自
覺無味便一步不能行

豫兄曰孝弟人生大本如老公祖所論天下無
孝子極妙弟謂孝道甚費如何能盡愚曰豫
兄真有孝性人看出費字極透夫婦之愚蔬
食菜羹融融洩洩原未嘗歉及其至也雖古
聖賢完廩浚井履霜臥冰肫肫懔懔亦無所
增所以明道先生謂多少未盡分孝弟為人

之本千枝萬葉日日發生無盡

豫兄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是孔顏能事弟
謂妙在惟我與爾有是有字兄試言之愚曰
人但知聖賢虛中以應世而不知其中原自
有主張卽看下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自見
凡聖人教人言語卽不無淺深而豈有異同

雜中會

雜中忠義嶙峋理學淵源之地往時神遊其間
意念亦自津津而况周文所至諮詢猶當首
及者乎事竣之日已戒車詰旦入汝會孫葵
亭工部李瀛陽大叅郭方壺掌科牛星寰太
守數先生率諸縉紳孝廉四十餘人過而言
曰往時觀風使者至相見殊寥寥以公之留
意文學所至聚講諸青衿聞而有慕心今皆
裹糧自遠鄉來求一言之發其蒙也矧吾輩

聚處一城其望有此日久矣若何把一臂失之愚行意雖急然感諸先生雅意相招又念曾尤孟三先生流風遺韻得無有存焉者乎于是與觀察使胡張兩公及梁太守張王二別駕鄭司李張尹暨諸學博相約于迎恩寺作雜中會

一生問克復一章曰問先生在新安發明極透請更一指示愚曰夫子論仁多章皆言功用或言其一體惟此章始提出箇全體大用政

孔顏傳心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卽此名禮卽此名真己人但識得此箇真實分明自無時不可克己復禮無時不是天下歸仁總在自家信得過自然承當得下再莫問人一生問天命一章愚曰聖賢學問自是一通百通如此章政與克復一章同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至其中渾渾淪淪淵淵浩浩原自舉天地包萬物無不具備人常苦不能自認識不自承當把許大乾坤自家勾小了這箇

河東會語 卷之二
事不但我輩可承當卽諸與臺阜隸亦自可承當此政象山先生所謂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至于位育光景不但喜樂時見得卽怒哀時亦自見得不但率處見得卽脩處亦自見得真未嘗須臾離而總之于未發時得力故功夫只在慎獨

一老生吳道行年八十矣起而揖曰人生無論得志與不得志皆當思量做一箇人先生謂何愚心異之意必有道君子問之果西川先生高足也愚曰公自是有志人但要知志在卽是得有何不得此志無論我輩能得卽與臺阜隸亦自無不得故有單瓢陋巷而得者有冠冕佩玉而失者不可不知公不見周茂叔每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使不得志何事而樂

聞吳老生家無宿糧一青袍尚借之友人而耻向人訴貧日閉門獨坐哦詩殊有單瓢遺意余爲之制一袍顏其門曰不改其樂

郭方老曰學問內事尚望公祖今日大發揮一
翻愚曰政欲求老掌科與諸老一指不顧愚
嘗謂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一件事這件事如
饑之必食寒之必衣原自離他不得又如耕
之必獲織之必衣他亦虛負我不得又如痛
之必摩癢之必搔再向人討消息不得人多
因習氣未除不自振拔又悠悠錯過無處撥
醒所以大家弄成一箇昏曠世界若肯霍然
發汗一齊猛力做去如人在迷津見有牽舟
濟渡者相率乘勢一躍共圖擊楫及到岸時
各自撒手揚眉總要只在自己起得念頭真
若起念不真切卽隨舡過去亦復踟躇江舟
與波上下莫知所抵

諸老曰學會自是吃緊果因憧憧錯過今當依
公祖命此後以爲常矣愚曰我輩政苦不吃
緊一吃緊不徒爲自己學問當如是卽爲世
界風俗計亦當如是今人譙學者動曰假愚
意我輩但慮有假卽須任真但相率任真更

何有假且如世界多少真事都從假中做出
如作文盡假話若肯一一放在自己身上體
認卽文爲真文做官盡假事若肯一一放在
自己身上省察卽官爲真官又如今日諸生
翩翩來會其中雖多爲自家求進亦豈無有
一二爲不佞來者乎爲不佞來是假而就中
所見所聞肯一一放在自己身上理會卽會
爲真會故學者但當假中尋真切莫認真作
假夫會而止區區自爲則如少墟先生所謂
少不得算不得亦不甚屬得力但以此移風
易俗則所關甚大世豈有能轉移世界而于
自己身上無纖毫著落者乎則又安所稱萬
物一體也愚嘗念往時程朱諸夫子爲此顛
連困苦一生不肯放手豈專專爲自己一身
若止爲自己一身亦自不受此顛連困苦今
千百世而下畢竟謂程朱爲何如人

吳老生問學還有箇主否愚曰世豈有無主之
學問乎夫子開口便說主忠信所以能取友

改過若學而無主猶無舵之舟隨風飄泊如
何渡河航海因述與呂豫石兄論惟我與爾
有是有字政合這有主之謂守道張先生曰
如公言則有是是字卽斯未能信斯字愚深
服以爲知言

吳老生又問功夫常苦間斷何如愚曰便是無
主忠信心若一主忠信則純純常常日日新
又日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何得間隔因顧
謂諸學博曰昨與諸生論無倦一章凡事只

是要一箇真實心蓋有真實心去先勞自然
無倦無倦亦豈能有加于先勞今諸君此日
行我學約若心一真實則正月起如是到十
二月亦如是若心一不真實卽二月便行不
去吳青衿首肯曰領教領教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是影響引證語凡人
心有所思但到飲食當前機括便自一動于
此不違故造次顛沛可必于是我輩一舉盃
動筋卽思此物從何來卽一茶一果亦可體

認天理于此便是知味便是不違

今日之會因出堂稍晏不覺赴遲及至又與諸公周旋揖讓移時故坐譚無幾卽日欲暮有生謂未能盡領略者奈何愚曰但有此會意政不在多我輩進退揖讓就是學問孔子無行不與亦云無隱先儒謂從灑掃應對到精義入神貫通一理何獨揖讓不若灑掃

臨汝會

汝故有二程祠余入境一過其門而竊有意於斯也邇案事竣刻期移懷欲改此會於稅舍時一舉行值大叅胡張兩公相謂曰此地政駸駸向學且構堂焉公靳此一日會使之不得一望而托足安所稱萬物一體且良會寔難過此又將有不可知者余感二公殷殷而夏比部溫別駕二公遂拉同鄉紳孝廉明經十數位坐而邀焉於是張別駕陳刺史鄒州

博暨合州屬所司率諸生約二百人候於學宮是日余病甚至不勝筋不得已偕二大叅往作臨汝會

愚謂諸君曰我輩常是將身子自家放倒所以非昏則柔便生病如不佞早起至午尚不耐語言一起念赴會纔振衣便覺霍然若使隨意推辭亦遂放倒生病夏比部公曰老公祖此病卽是堯舜猶病愚曰是則何敢因謂諸君曰堯舜何得有病此不過夫子吃緊醒人

語若曰病在堯舜猶不免世間何人說無病以愚見聖之至也必如堯舜始無病堯舜猶病堯舜之所以爲至也道之大也必如天地始無憾天地猶憾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比部曰然則文王視民如傷卽此意思答曰正是此意有堯舜之猶病是以有文王之如傷雖然此病亦在堯舜自知之他人安得窺比部曰尚望老公祖發揮愚曰無病之人心廣體胖慮病之人朝乾夕惕諱病之人志驕氣盈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去人病那容增添得些
郭生調羹問曰講學或主致知或主止善爲甚
分別愚荅曰此何有分別善非止不至止非
知不明夫身心意天下國家莫不有至善而
總開之於知格誠正脩齊治平皆不有止至
善而總括之於致知知之所遇無非物致之
所在卽爲格總要識得天下無物不竅於吾
知非我自我物自物也故曰致知在格物
王春元問曰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上下性命顛

倒互換不知同否愚荅曰性命原是一箇事
如何翻作兩般看此政孟子反覆發明道心
人心處如聲色臭味安佚人爭指之曰性其
實何嘗非性但一謂之性則恐漸流於情欲
而不覺了失其性真故君子不謂性如仁義
禮智天道人爭指之曰命其實何嘗非命但
一謂之命則盡諉之於維皇而到底不認其
在我故君子不謂命明知是性而不敢謂性
明知是命而不敢謂命則所謂何在存心焉

耳此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即此見孟子心學
王春元又問形色天性節與仁也者人也節是
否印合愚荅曰此問最妙人只要知得人之
所以為人則面辟背益手舞足蹈莫非生意
若不知所以為人則如行尸走血了無神理
今卑者泥定形色高者侈譚天性皆緣未認
真人一認真人形色天性那容一些牽合附
會踐者實也惟聖人盡人為實能立身於天
地之間我輩皆虛生耳知得本立而道生即

知得合而言之道

靳生守法問曰一貫之旨參乎章與賜也章一
屬知一屬行知行二矣何以一貫愚荅曰聖
賢教人自無異同况此等大宗旨那容分別
止因曾子反求得力故直呼而告之而曾子
遂直承之曰唯子貢雖有資性人然其學識
常往外邊討來故夫子先以多學挑發而後
提出真實示之而子貢始恍然於斯也雖未
能如曾子之唯而亦幾於不容言子貢真聰

河東會語 卷之二
明人矣我輩學問總來只要從自家做故曾子雖篤信聖人而用心專內所以獨得其宗若諸子之學卽不無本領而多出於聖人所以遠而失真學者不得參賜之異在此而謾分知行不惟失夫子語意亦爲不善體朱註也

孫春元問如何是可語上不可語上愚細思之此自聖人因材而篤本意直實可不可係乎人之自見而聖人無容心也下學上達原自一理有教無類亦無分別但見地超者隨響應心言文章卽是聞性道故見謂可語見地卑者膠柱鼓瑟教以巧尚泥著規矩故見謂不可語人自可語不可語聖人安得有不可可之語

張生維鉉曰請問先生顏子如立卓如欲從末由曾子一唯妙不容言與開之未能信子貢之不可得而聞四章參同願聞其肯愚荅曰善哉問天下莫非道也道無往而不在也若

可就中執其一而名之曰是道也口可得而
言目可得而見耳可得而聞心可得而信也
則是神有方也道有體也風可捕也影可捉
也豈道之妙哉知乎此則如顏之卓如斯真
見也參之唯斯真言也聞之未能信斯真信
也賜之不可得聞斯真聞也道體本如是但
不得謂諸賢於此學力無淺深見地無頓漸
而一槩指其爲深於道耳然顏曾漆雕皆從
自家理會得而子貢終未免墮耳根所以尚

隔一塵

祁生珍曰請先生發明天地萬物一體之義何
如愚荅曰此自真實話我輩身子原是如許
大天地萬物實實於我一體但苦人不能自
信耳所謂反身不誠也一誠則千萬人場中
直前承當就是有何可疑且如今日羣集一
堂之上何以諸生不期而至何以不佞帶病
猶來使於中一信不過則舉止語嘿便覺索
然無味安在能一人聯絡數百人乎須知此

箇事不但我輩有凡人莫不有亦再莫問人
只問自家

又問孟子深造自得與中庸無入不自得是得
箇甚麼愚荅曰豈有他哉卽是得自自家不
淺非深造不能得自家不在外非入不能得
大凡我輩將此身放在事外則撒手披襟泊
然無營超然無繫亦何難事惟一入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則舉平日踈散脫略之意一旦
若受其約束而不得自由於此而猶然心廣

體胖坦坦蕩蕩若不知其身之在貴富在貧
賤在夷狄在患難者非素位而行居安資深
何能臻此此卽所謂左之右之無不逢源者
也總來得手只是一箇居易蓋知易則自不
爲境所遷安往而不得吾自兩章政好互看
因與諸生論學愚曰此件事自是我輩切身急
務諸生莫開眼放過今人一朝失食一夕失
寢則心怏怏以爲身命憂若一日不聞道則
所失重大而乃恬然不以爲怪何其視一日

千古事不若其一朝一夕者乎學問不日進則日退再無中止一地可以著脚政如撐舟急灘一篙失手便自退落孔子當其未至則數年亦思假我及其已得則朝聞即可夕死夫聖人何嘗一日不學易何嘗一日不聞道哉不過自寫其一段吃緊念頭以激勵來學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諸生幸於此猛省

中岳會

蓋余至嵩而知天地中正之氣自不亢也嵩在封邑之陰據地隆崇開屏列障從馬上一望無異常山而九蓮五乳高入雲際反環向若拱嵩之所以爲中天尊也地靈人傑余殆不能無厚望而聞之劉令知邑人士于此意更不淺惜乎日晏不能相期耳詰朝重陰戒途聞諸生裹糧躡屩欲追隨入少林者紛紛滿道旣而風雪大作不能前余夜宿山寺次蚤

方抹馬而明經大學青衿諸生之踏雪至者
尚二十餘輩候于門也時兩大叅已先驅達
余偃師矣張別駕與劉令尹不勝諸生之請
復相期于達摩面壁處延竚盤旋續中岳會
時十月廿七也

余至謂諸生曰此處光景便覺與下邊懸絕以
此見我輩脚跟要站到最高處脚跟站得高
眼界自看得大眼界一大自覺我大而物小
天地萬物何一不屬吾指顧中孟子所謂先

立乎其大政是見大處

一生問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知我者其天
夫子定是知天不知天之知夫子于何處見
愚荅曰凡言天再莫仰視只脈脈俯察昭昭
者自隨處發見天對人言凡人所不及知處
卽爲天知夫子知天處卽是天知夫子今人
再不反求其在我而漫云知天甚且以人之
知不知爲天之知不知故怨尤二念觸處便
生此皆不知夫子下學上達之義也下學上

達原非兩事聖人一生朝乾夕惕肫肫慥慥
只是從自己身上做那有一毫凌越攀援的
意思又那容著一毫怨尤淵淵浩浩空空洞
洞此處精神直與天通人豈得知知得夫子
下學上達之義卽無疑夫子說知我其天
一生問戒慎恐懼就是慎獨抑戒懼外又有慎
獨的工夫且有以天地位萬物育就吾心言
者豈聖賢有空虛之學問乎若就功效上說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可言位育如無位的

聖人安能做得位育事愚荅曰戒懼慎獨原
自合下功夫亦只是常存箇未發氣象我輩
但在此處看得分明承當得下自覺滿腔渾
然油然天地萬物完全在我何問聖凡卽體
卽用那分心效蓋中和一致若天地自位于
我非必于我位之也若萬物自育于我非必
于我育之也且夫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
之暢鳶飛魚躍非位育乎但隨心觀景各有
自得只設身處地無不皆然本自活潑安慮

枯寂本自充足安慮空虛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若必建中和之極而後行位育之事則天命之性只在當世之聖人有之并我輩亦都是箇血肉殼劉令深以爲然

一生問吾斯之未能信指理言抑指仕言愚荅曰仕外無理理外無仕斯者此也此處信不過安能信得他今人都是從恍惚揣摩中做去卽疑且不能又安問信但到信得過時一條條有路通長安

一生問回之屢空與夫子空空相同否愚荅曰空字之義自一但論其至則夫子空空是自然顏子屢空終有漸次過此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都是從此處造去聖人地位又問賜之貨殖何如愚荅曰政爲多此異時花落鳥啼從繁華叢中跳出去撒手玄巖印大虛

一生問子貢說性天文章是一是二且夫子未嘗言文章却說可聞未嘗不言性天却說不

可聞愚答曰此政子貢有得處性天文章自是一理人只從聞處討消息便覺有言有不
言若從不可聞處理會夫子何言非不言何
不言非言且子既知夫子言性與天矣如何
又說不可得聞只就此理會自知

一生問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既
云無言如何又無行不與不知所行何事所
與何物愚答曰聖人教人只是反求諸己卽
此是無隱本意若曰二三子莫終日靠著我

若以言則予欲無矣若以行則吾無行不與
矣天無言而行生自若吾無言而無行不與
寧有隱哉須知無行不與是夫子自家寫出
一箇像讚若必指定何者爲行何者爲與便
不是無行不與了先儒謂自洒掃應對上便
可學聖人事豈容拘定與者自與在得者自
知之

一生問大學致知中庸慎獨知止便是得止
慎獨便成位育矣但致與慎用功何處著先

河東會語 卷之二
後愚答曰纔說知便是獨總說獨便是知但說獨便當慎說知便當致耳觀知致而後意誠誠意必先慎獨大學已自明明說破聖賢言語豈有異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致卽慎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慎卽致也要知得到位天地育萬物終是止至善實地

一生問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禘于天下何關之于天下果就治天下說否愚思往見禘自旣灌一節傳文謂此夫子不欲附會非禮之

祭因記呂新安兄曾論此一章與此意合想來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晦翁已自說破何須諱言聖人治天下無非使君君臣臣尊尊親親大大小小各安其位而已設魯一不禘諸大家自不敢八佾不敢雍徹不敢執國命使周天子獨攬一王之尊而諸侯大夫拱手而聽之天下有不從此治乎如此看平平實實到得夫子尊周愛魯本意而之于天下爲不虛故夫子先說不知也隨說知其說者

知不知之間一段深情苦思隱然可會

一生問繪事後素之義何如愚荅曰後字莫著
意看愚常謂禮者忠信之薄語大偏天下有
離忠信之禮乎如此禮不徒後竟可廢矣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何等厚忠信
而薄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有是理
乎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殊有解會不是
說竝重政可與此互相發

上黨會

上黨往罔卿曾見虞先生過化地固文公之蜀
也余心切意之而視學之日諸生濟濟數百
人環橋而聽余謂李大叅曰此中便可觀士
習彼不以爲故事而漫然視之卽一揖讓進
退間亦覺意氣自別嘗念我輩馬蹄所至日
逐傴僂唯諾真可憎人若不于此處討得類
聚一番祇成虛度大叅曰此中人士望有此
日久矣顧不意是時報太行有寇徹余方傳

檄澤師爲備禦計遂屬大叅往比按事竣將
刻期如沁而問卿程徵老過余留行曰何爲
是席不暇煖乎其若諸人士矜矜何余曰聞
公家居敦脩古道以躬行爲教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復何用此詹詹爲問卿曰政須與之
剔撥一過使人人知醒于是問卿率縉紳若
二守 州刺史及諸孝廉明經數輩合諸
生不下數百人廿六日相候于學宮余亦偕
張郡守白二守王別駕汾之高司李與劉長

治及諸學官往作上黨會

愚謂程徵老曰我輩學問自須有箇本領然親
師取友要未可廢如在都門只日憧憧投刺
濟得甚事但一遇着有心人開眼點破數語
自覺塵氣頓淨在地方只日逐逐虛文濟得
甚事但一遇着有識者細心商確一番自覺
迂節妨事又如士大夫家居只日晝掩謝客
杜機養重亦濟得甚事但得二三有道君子
歲時相對發明自覺回首從前離索無味又

河東會語 卷之三
如諸生肄業只日閉戶讀書俛首操觚亦濟
得甚事但得一二養到之士朝夕肆力辨剥
自覺生意津津與日俱新故商量學問非但
爲成物卽爲己真切政不可少只莫到處錯
過徵老深以爲然

諸生中有譚及理欲二字之辨者愚謂欲字莫
粗看如欲仁仁至可見但學者看得透欲卽
理理卽欲直須自家理會程徵老曰嘗思從
心所欲欲字卽是志學志字愚曰此最有見

欲與志總是此心學卽學此不踰矩耳但起
初下手一似有箇一定的主意故曰志至從
心所欲則起念卽是微有分耳如我輩立意
要往那裡去未免思前想後揣摩彼中光景
及至一遞一遞走到那裡光景自隨處便見
盖功夫做得到自然心安意適視聽言動何
處非禮

一生講賢賢易色一節愚曰此正夫子教人做
真實學問人生天地那能一日離却君親師

友亦那箇不識孝親忠君尊師取友但恐人常自錯過便有多少未盡分處自家不知如此卽日日譚學于學何益有如賢可易色事親能竭力事君能致身與友必以信卽此是真能孝親忠君尊師取友卽此是真能學問學豈有他哉愚嘗思世人最好者莫如色最怕使盡者莫如力最思藏護者莫如身而最難自必者莫如信至于色可易有何不可易儘其力之所盡原是父母的有何不可竭極

其身之所至迤不出天地外有何不可致一言可以定吾交而久要不忘有何不可信此非窮盡性至命之極不能語此學寧有止哉一生講舜其大智也與一章愚曰此便是震聖一生學問大頭腦夫子明明提出示人好问好察者惟精也隱惡揚善者惟一也執兩端而用中者允執厥中也夫以聖神相傳要旨而總之不外乎見前者近是總之只是一箇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聖人豈有一毫

立異于其間哉須知善原是已與物共的此
已與物共的非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
知此故曰成物知也知此而後可以語舜之
大知

或問隱惡而揚善何如愚曰人性本善何得有
惡有之非拘于氣稟卽蔽于物欲聖人固心
憫之隱痛也非諱言人過之謂也註廣大光
明自見

一孝廉隨問曰執中與用中是一箇還是兩箇

愚曰那有兩箇中但要知中無往而不在隨
在可執亦隨在可用惟能執所以能用亦惟
能用所以能執而總之在能自信允者信也
信其爲中而執之所以爲允執厥中若有所
執以求中則愈近愈遠是爲于莫之中耳觀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二其字何等空空洞
洞活活潑潑萬古而下那有兩虞舜

一生講賜也何器章愚曰器是好品題器至于
瑚璉又是好物色此自夫子許子貢處所謂

清廟明堂之器但子貢學問常從聞見得力
未免英華外見夫子于此不過欲其顧名思
義以存此一段忠實遺意耳其實禮樂文章
誰非載道之具學者未可任意貶損

一生講子適衛一章愚曰此便是夫子老安少
懷氣象聖人治天下只是因人人情莫不欲
富故既庶則富之富而不教飽食煖衣慮有
逸居之患故既富則教之聖賢真正經世學
問平平實實那容一毫以己意增減其間今

之仕途無論不能與民加富苟不至于剝削
斯亦可耳其或有躡等而議教化者亦不過
以己意粉飾太平取爲觀而已究竟于民那
有纖毫裨益徵老首肯之

一生講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章愚曰總爲這天
命天性悞了多少人把墮地來一件大事都
交與天却自家昏昏沉沉過一生子與此章
政是提醒那悞認性命的吃緊話蓋性命總
是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乎天的名字

纔說性必有所爲默宰之者則命是讒說命
必有所爲靈承之者則性是若不問其宰之
者何在而一味謂之曰性則始而認性爲情
欲旣而認情欲爲性而性日近日遠其失也
淫若不問其承之者何在而一任謂之曰命
則始而認命爲玄虛旣而認玄虛爲命而命
愈合愈離其失也蕩君子于此則已參透本
源實見此聲色臭味安佚種種不可謂之非
性而不敢謂之性實見此仁義禮智天道種
種不可謂之非命而不敢謂之命此不謂字
最有味此處非昧昧自悟自證合下承當得
的未易語此前在臨汝會中曾微有發明可
取而合之

西河會

西河卜子夏遺化地今猶傳其故址在郡之西南余入其境無論貴戚紳衿率彬彬以禮讓相先耳目之際故自一新詰朝日出視學至日是諸士尚擁席問書不輟余爲之低回揚太守起而卻之復進曰諸子多鄉居聞風至者意在事竣更求一日之教耳余不能辭是時諸生中有講賢賢易色者愚曰此卽卜子篤信實學處學再不能外此君親師友四者

外此卽不得謂之學諸生味及此便無時無地不可講學李大參曰卽此示諸子多矣此案事竣大參果同楊郡守胡柳兩郡貳高司李黃汾陽及孝義謝介休楊兩學署郡邑諸博竟率諸生訂期以請而會給諫董啓斯年兄中秘朱鼎名省丈與鄉紳 別駕 州伯及孝廉明經諸君不期而集一時類聚竟日夕不得散各極其所欲發明而止而諸士之竒致與西河之佳氣亦略可見矣作西河會

盧生芳鈺講盤銘一章啓兄曰此用極極字卽應作止字看何如愚荅曰凡物各有至處極其所至處卽是止吾德本自明民本自親但時時拂拭卽是日新時時提醒卽是作新時時與天下相濯磨而天下若于我不丕變民視天視民聽天聽便覺天意亦若與之俱新卽是其命維新如此看明明各有箇極至處只是人不知所以用之用之再不必以我以天下用天下卽大舜之用其中于民是也用之

亦不必問天下天下莫非我卽孔子之苟有
用我是也學問須是求箇實地着脚但到此
處自覺活潑潑地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此出
顧人所用啓兄以爲然

牛生燦乾問吾十有五章曰此章還是主知命
還是主不踰矩愚荅曰矩之所在不容安排
不容擬議卽是天命天命流行無時不在孔
子自志學至不踰矩何時不在體認天命曰
知天命者知天命之在我耳至從心所欲不

踰則渾然見我卽天命學問至此始覺向者
志非玄虛立非執着不惑非逐事耳順非循
聲一切種種色色總歸于心而其實一不容
安排不容擬議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又問曰
此中有漸次否曰此中政自有漸次而其實
着不得漸次到來人一步走不過而千里恍
然在目在人自悟董啓兄曰誠然

朱生新趨問舜其大知章愚曰世間無識見人
凡事只任着我一膜之外盡成牴牾若有識

見人便自家一切撒手滿目雲山何非我有
試看今人作一令一守纔到任便思出箇條
款立箇課程就把平日學問拏出來做就要
滿府滿縣人一一聽我指揮舜有天下之大
人只說不知如何做法却一味只是好問好
察隱惡揚善執兩用中一腔空空洞洞那一
些不是舍己那一些不是從人却做出如許
大一箇乾坤這纔是大識見使若只知有我
不知用人便是私智自用了此千古聖神心
法非大開眼不能識此所以禹繼其後行所
無事政用此道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此學問大頭腦不可不知大參曰須
如此看始透

李生正芳問若聖與仁章愚答曰此是夫子指
點人學仁聖事則吾豈敢雖謙詞却是實話
人莫不爲爲之不厭非聖不能人莫不誨誨
人不倦非仁不能不厭明是箇聖不倦明是
箇仁世間最難當事就是眼前最易見事但

河東會語 卷之三
在人自承任耳故曰可謂云爾又問曰此與
默識章疑相似但此說可謂云爾彼又說何
有于我愚荅曰此政所謂弟子不能學也諸
生冷然有會

呂生和陽講其爲人也孝弟愚曰章內仁字作
人字讀孝弟順德也萬物生于順故曰爲人
之本若犯上作亂則是世間大逆境機趣枯
槁何處尋生且如犯字亦勿粗看如古來忠
臣孝子面折廷諍稍失納牖幾諫微意亦卽

云犯是又所謂順而逆成之者此處生意最
曲而微故曰鮮至于亂則爲非道爲逆節又
犯之所不出者故曰未之有也須知犯亂總
是出于常情之外何可云好好無論作亂爲
不道卽好犯上亦非合道總爲不根于孝弟
正脈上來故下文緊接君子務本啓凡深以
爲然

王生三命講王天下三重章愚語之曰居上爲
下總是一箇道理爲下在免灾居上亦只在

寡過免灾在安愚安賤不反古寡過亦只在
以德以位而乘時為下守此三者總是一箇
不敢作居上守此三者則在一箇信但信得
自家過即信得民過民信得過處即是從要
不必問民之從不從只問己之信不信故若
子之道本諸身言信也徵諸庶民言信而從
也信至于不謬不悖無疑不感知天知人而
後謂之真能信信而從至于世道世法世則
有望不厭而後謂之真能從未引詩言在彼

無惡由在此無射明從由于信也夙夜終饗
明如此之謂寡過也為下只兢兢思及于免
灾那得到倍居上只兢兢思及于寡過那得
到驕惟上不驕故下不倍不徒上之寡過并
下之過亦寡總只是一箇道理須知此居上
的道理不徒王天下者為然凡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皆然觀章內下馬者雖善不尊自可
見啓兄曰如公所言寡已之過即是寡民之
過甚透

鄭生琦講惟天下至聖章愚曰人生均稟維皇原無有餘不足之處凡此聰明睿知之質與四者之德皆是人人共有的人人充足的但人多為氣拘物蔽不能自家識取自家承任故惟至聖為能之耳溥博淵泉時出政形容充足之妙惟至聖能識得此妙便從此擴充濬發所以將敬信悅大把柄渾然操之在我不必待見言行而後知也人非真實有一段不容解之脈理那能便相尊相親至聖非真

實能聰明睿知盡人合天亦那能遂信得及此總亦不過信其共有是者而已觀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便見是人人共有的

武生承勛一似肯精心于講求者而鈎深索隱未經剔撥不免有偏倚駁雜之病故先論君子食無求飽章愚知其意在于就正者解之曰食無求飽有切于食者居無求安有切于居者人所最不能脫離者居與食而所求更有切于此則其視此一件事真墮地來不但

非此不飽非此不安直非此不可以爲人若更無一物足以奪之者乃其下手用力政不在遠只是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此等下手用力豈是難做的事而真實學問自不越此只功夫用到其中純熟精通自然津津有味自不容已故曰可謂好學學豈必他求哉

生又進而求之天命之性因譚至造端夫婦察天地曰天也以前有乾坤夫婦以前有男女男女乾坤以前有大極大極以前復有維玄維默無聲無臭等境其意似有推測而語無倫次愚會其語意似如此者爲之解曰任你從天說來只是一箇天命之謂性任你盡地說去只是一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學者只想到墮地來有不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者在何處自有理會去住至真實做功夫亦只是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以報天地父母而已時楊太守起而言曰卽此是真實法門矣

晉寧會

晉地多高阜深峪人行山腋中塵起如霧馬首
 卒相遇不辨鬚眉至晉寧一望數十里如砥
 耳目恍焉一新皇路平平所稱堯都有自矣
 而士生其間亦若顛印軒聳多偉丈夫氣余
 視學之日諸生環橋如堵擁席如櫛所論說
 率有見解其中一少年魁然進而講天命全
 章井然可聽問之李生際登也余反覆導之
 生恍若有會殊為之擊節因謂王大叅曰秀

才能作是說微識力不及此此足以觀士風矣大叅曰此中士率醇篤但鮮嫻文辭耳余曰政須與之譚理理明下筆自了了越八日事竣大叅率郡守果以會期來訂也而余同年司馬郎張特表兄亦復以諸縉紳孝廉之雅意爲言余不能辭遂與大叅相期一往至則張太守念別駕杜司李孫臨汾與兩庠博士已率諸生二百人森森在著矣于是諸鄉紳孝廉畢集焉作晉寧會

愚謂張年兄曰此行日憧憧逐塵走了無意趣惟所至一視學與諸生聚譚移日覺神情頓清耳今茲之會則吾夫子所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者張年兄曰政欲藉此請教愚荅曰親師取友自是吾輩日用不可須臾離者子貢悅不若已故此處從是對症萬方夫聖人視天下人盡賢也盡仁也顧吾所以事之友之何如使于中稍着一分別見則人本賢我先以不賢待人我固自不賢也將

河東會語 卷之二
恐失賢人本仁我先以不仁待人我固自不
仁也將恐失仁便非萬物一體便非我輩親
賢友仁本意他日子張亦曰我之大賢于人
何所不容政是見大處故夫子稱其堂堂稱
其難能其曰未仁曰難與並為者進之也非
舍此更有為仁處也仁道至大夫子自來罕
言亦自不輕許人

劉生永昌講賢賢易色章曰此是希賢功夫愚
語之曰下學即是上達盡人所以合天希聖
希天功夫卽在此希賢內君親師友盡人生
所遇之人亦盡人生所當為之事但于此處
做得完滿無有欠缺便是上達便是合天蓋
聖人不過人倫之至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人
之至處卽是天豈判然分而為三者學者于
此政須透徹若但以賢賢句便泥著希賢則
大執恐非子夏慥慥篤實本意大守于此首
肯

段生士奇問禮後乎禮何以曰後愚荅曰後字

活看卽看乎字便見禮者體也加衣爲禮難說加衣便不是體親親尊賢皆禮所生禮乃居先而可云後天地有自然之文章萬物有自具之英華已發未發總名之禮若但從已發處指之爲後則當其未發豈更有居禮之先者而所謂禮所生又生于何托乎故凡今之所謂禮者皆從已發論也而遂謂禮爲後是則告子謂義爲外之說也彼詩所稱素以爲絢者蓋贊美之詞謂卽素爲絢夫子所謂

繪事後素者亦爲絢自素後見故子夏遂恍然悟曰然則今之所謂禮者亦從後論乎其意固委而婉也所以夫子急稱之可與言詩郭生洪圖講居敬行簡章愚謂王大參曰簡自是好事亦著意做不得一著意非肆則蕩終于佻而已惟居敬則所行自簡有雖欲不如是不能者嘗看世人敢作妄爲多生于慢易看得天下事大易則信口可說信手可做再不顧其結局所以多事若兢業之心一勝自

覺其難其慎看得天下事大難則言若不出
行恐不逮一味只是收斂自然省事所謂戰
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夫子之取仲弓意政
在此乃仲弓則惟恐夫子以之爲簡故反覆
借一着意做簡之子桑以自明所以有當聖
心夫簡賢者容易不肯自居今人奈何動說
簡大叅曰誠然

張生嘉言講盡心章頗明但反覆將心性天命
纏擾不斷愚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總只

是一个事不知天問之性不知性問之心心
量最大天地民物具在但澄然靜觀恍然復
見擴然充滿一盡其量卽知此中包天舉地
胞民與物貫古徹今無生無死者何物性也
卽此便知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自立
者渾然在此故欲從事于天只事存心養性
欲命自我立只是脩身以俟要知存心卽是
養性脩身以俟卽是存養至處而不明于天
壽無二之所在卽脩有時而斷存養有時而

間惟識得這箇所在便脩以俟之所謂脩其
不二以俟其至一卽命自我立而天之所以
與我者凝然在焉而總之不過一盡心之極
至蓋莫之致而至爲命盡至于無可盡卽至
于莫之致吾師鄒先生所謂水盡山窮之盡
寂有味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明道先生謂
三事一時并了原無次序生恍然有會而退
宋生永命講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愚謂王大參
曰託孤寄命自是世間大難事非真有大學
問大識力能以其身跳出利害生死之外者
不能當此故說一託字一寄字一奪字一受
人寄託非其人來取決不肯與蓋人必有所
不可奪者而後可以託可以寄今人一當功
名之會神色俱飛但遇危疑所在手脚先忙
卽小節尚難自持何論大節卽一身尚不知
所着落何論人所託付而亦復覘顏與人譚
立朝事業誇循良治行乃試問其何者爲不
虛所託何者爲不負所寄有退焉自廢耳不

河東會語 卷之二
幾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大節不奪天下非常之品也託孤寄命天下非常之事也以非常之品任非常之事其天下也庶幾矣而其實不過只了得人生本分內事而一毫不能有所加增故曰君子人與君子人大恭深以爲然

張生世芳講天下大悅章愚曰此子與發揮大舜一段事親苦心以立萬世子道之極處欲爲人盡人道欲爲子盡子道人道只在得親子道只在順親故思得親順親惟有盡事親之道夫爲人而至于天下悅而歸爲子而至子奉其親爲天子父以天下養亦可謂至矣豈親于此猶有不得者猶有不順者而大孝之所謂得與順非如他人之所謂得與順也舜惟思以其親無不得于道無不順于道故一味只以道事親必至底豫而後已至于盡道而底豫而天下之爲子者若曰以道事親未有不能得且順也而天下之爲父者亦曰

以道雖難得者亦得何不得也難順者亦順
何不順也故天下化至于底豫而天下之爲
子者又若曰今而知道在而天下無不可得
無不可順之親也而天下之爲父者亦若曰
今而知道在則雖欲不得而有所不能也雖
欲不順而有所不能也故天下之爲父子者
定以其道得親順親易以其道使天下皆得
爲人皆得爲子難以其道化天下定天下易
以其道使天下化使天下定則又難至于使
天下化且定其視向者悅而歸又當何如故
曰此之謂大孝

王生瑚問道政齊刑與道德齊禮何以異愚曰
同此導之一之耳政與刑我所獨也德與禮
民所同也以我治人人未嘗不勉強以從我
而到底不出其真心所以無耻以人治人使
人各得夫在我而回頭不覺其可憎所以有
耻耻真心也格合式也聖人治天下無過使
天下人各認其真心以自式于道如是而已

聖人惟欲其自式于道故用人法今人則欲其苟免于刑故用我法用人者心逸而日休用我者心勞而日拙故地方允講學講約皆德禮之遺意也倘以爲迂而忽之卽政刑之間便慮有施之無其序用之不得其平者恐民之不免者固多也而安望其至于道此亦今日吏治之辨張年兄深然之

律